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

宋紀六十

丁未五月起
至十二月止

高宗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康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
二帝遂即皇帝位于應天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其詔
畧曰惟孝弟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
以富民惟兢畏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
可以安衆惟來讜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
寵佞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宗族朕將謹視

中書侍郎黃潛善
同知樞院汪伯彥

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
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僞正尚慮羣臣
狃於故習有以竒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
非實蒙諫懷慝有言不盡凡此之屬必罰無赦其張
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
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穉稹子孫更不收叙是日
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
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
樞密院事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韋
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壬辰帝問

何畏金一至此

右僕射李綱

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
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
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
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
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叅決大
事又加太傅 癸巳耿南仲罷甲午召李綱爲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
悟和義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
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
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

如岐者何不即斬首

中庸

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爲相及召李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

好問大學問大誣濟

法粘沒喝等既去留萬戶銀木可屯太原副統部
合屯真定婁宿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捷不
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
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乙未馮澥罷以呂好
問爲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
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
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
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曹
輔卒輔字建德南劍州人舉進士歷祕書省正字自
宣和諫帝微行貶郴州凡六年靖康初召復歷僉樞

密從二帝留金尋歸至是卒詔厚恤其家 時王淵

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

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

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

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

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庚子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為南仲父

子所沮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

之命安置南雄又論主和誤國罪竄李邦彥于潯州

吳敏柳州蔡懋英州李梈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于

主和誤國宜正典刑惟止貶竄
黃汪敢踵故智

張叔夜死節

嶺南諸州望之艱皆使虜請割地者 丙午詔以宣
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著
於史牒令國史院據實脩正播告天下於是蔡確蔡
卞邢恕皆追貶之 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
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酋請立太子以
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被虜北去
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是從淵聖度
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
不復語扼吭而死叔夜字嵇仲開封人侍中耆之孫
也以蔭入官歷僉書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謚忠文

何臬孫傳從淵聖至燕山相繼卒臬字文績仙井
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秘書省校書郎以至宰相
傳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中詞學兼茂科亦由校書
郎以至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宋史臣謂二人皆
踈俊之士而器質窳薄使當重任於艱難之秋宋事
蓋可知矣欽宗之再詣金營臬實誤之傳匿太子之
謀甚踈而信任郭京其事尤謬貽笑千古二人之死
皆不足以償其平日之失也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
絳慈隰諸州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
等復主和議請遣宣義郎傳雱爲祈請使又令張邦

可恨

祈請二字可羞

郝仲連死節

昌作書貽二酋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爲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于河東北及河中府追襲兵詔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宿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仲連昌元人 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丙辰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

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
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
骨髓至今無不扼掣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
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
城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
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
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
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
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所又言黃
潛善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欲留之故罷所

唐肅復兩京受祿山偽命者誅
竄殆盡猶存綱紀故下世尚永宋
事事姑息宜其偏安不復振也

以衛膚敏爲起居舍人。膚敏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爲耻。甚者爲敵人斂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寇退歸，爲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爲愧。甚者爲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爲。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

如何止令奉祠

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

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臣
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
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
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
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
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
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
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
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
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

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
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
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
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
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
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
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
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
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
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

功效篋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
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
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
出 癸亥以黃潛善爲門下侍郎 李綱以僭逆僞
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
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
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
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
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
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

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
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
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
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
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
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
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又尊崇
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
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
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

好問亦曾行偽命班駁
未能脫然翻然可惜

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覲于高梅，未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時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

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鞞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

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怒朝廷。金人因得撫

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未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亮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勤王兵。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畧。可以大用。欲因

此試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辛未子粵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

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徃徃引去。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二分。戊寅，以汧伯彥知樞密院事。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

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已卯立沿河江淮帥府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二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路壬午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慤爲計度都轉運使帝爲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

以爲戶部尚書至是乃有是拜。愨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兵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方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隸安撫司。癸未，呂好問罷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僞命，不可立新朝。帝曰：

信命諸臣亦須分別好問才
略儘可佐李綱去之可惜

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賁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
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
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
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肩圍賁書於
陛下䟽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
倡和議上䟽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
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
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
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

今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䟽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䟽言開

在斬之可也何復奏請

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
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
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
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
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
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
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 真定
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宗澤以
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
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

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
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
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
商旅守禦之具旣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
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
一見竒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
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
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
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金幹離不死幹離

不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粘沒喝未之許會其
死事遂中輟蓋粘沒喝專權吳乞買不能令守虛位
而已 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
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
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
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
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
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
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
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

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諫議宋齊愈入對
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恐致擾民非中興之
令圖也 丁亥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
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
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
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
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
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
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
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

壯哉

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倭豪傑擢王彥爲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

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
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
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
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己丑
朔以王瓌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
西經制使 以許翰爲尚書右丞 詔脩京城畧曰
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
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
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脩樓櫓治器具令留
守司趣辦之 東京留守宗澤造戰車千二百乘又

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沿大河鱗次
爲壘結兩河山水寨瀨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
之上表曰今逆虜尚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
已有東南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
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
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
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柰何棄之以遺
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
爲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
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

彥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

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

上其鄉人嘆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

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眾者於是逮齊愈

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

嶺南耳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快心中興大事記曰

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

至是耶珙芻陳冲王及之死綱尚救其死而獨不救

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

刑亂國用重典王時雍輩倖免宋政不綱極矣僅一斬齊愈差快人意又議之耶

爾時虜騎未嘗南侵而理
風之奔何也

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
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 乙巳手詔京師未可
往當巡幸東南初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
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
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
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
者感泣至是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
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
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
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

擾內地盜賊亦將蠡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
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三聖哉夫南陽光
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
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
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
彘議駐驛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
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
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
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
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脩城池繕宮室輸

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
李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
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
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
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己酉罷四道都

總管 丙辰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

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
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
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

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
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
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
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
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
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
汪伯彥黃潛善難之出勛于外 關中盜史斌僭號
於興州 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
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蠡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
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

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旣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

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別置盜賊使以
討之 甲戌御集英殿試禮部進士是科得胡銓銓
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
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
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
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凡萬餘言高宗
見而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 壬戌
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
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

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夔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

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爲此也 庚
午更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時尚書省言元事犯
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乙亥召河東經制
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
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
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
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
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
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
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

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
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
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爲
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
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中
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
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
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
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
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

浚無定見不過為黃汪
用耳

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
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
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
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
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
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蠡起矣胡一桂曰李綱為相
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為汪黃所讒張浚
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浚乃如是深可惜也壬
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
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

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帝怒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

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
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東字少陽丹陽人澈字德明崇
仁人乙酉許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
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
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
可乎乃爲東澈著哀辭而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
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
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脩城堡招
訓民兵巳亥封子粵爲魏國公壬寅安置河北
招撫使張所于嶺南戊申都統制王彥率岳飛等

一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
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
日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
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
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
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
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留守司統
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
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
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

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
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
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
首領傳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
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
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
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
甚衆 巳酉軍賊趙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縱兵大
掠遂犯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洲 壬子張邦昌
賜死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

愍

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
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
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
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
馬伸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是秋
金闈母陷河間府雄州撻懶陷祁保州永寧順安軍
惟中山慶源府莫邢洛冀磁絳相州久之乃陷冬
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
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
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脩城壁招訓民兵

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脩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躔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爲狂至是帝決意幸揚州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

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
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
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
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
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
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丙戌王淵誘趙萬誅之 十
一月戊子竄李綱于鄂州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
于萬安軍 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衆
爲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
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 壬辰選能專

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以王倫爲朝奉郎假刑部
侍郎充大金通問使制曰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
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
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胄出公侯資兼勇智
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
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
仍委使華之重朕旣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
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
之休其以閣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
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不遣有商人

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
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即位矣。先是淵聖
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
並遷于霄郡。霄，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旣至，居于
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
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金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即
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
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
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
以禍吾國。衆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

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
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
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
盡達之已而粘罕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
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
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
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罕不答是後
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
乙未以張慤爲中書侍郎戊申以顏岐許景衡爲
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知密州趙野

州十校

見山東盜賊充斥乃棄城走軍校杜彥等作亂追野
殺之 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辛酉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壬戌青

州敗將王定以兵作亂殺帥臣曾孝序癸亥金人聞

帝如揚州起燕京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自

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

漢上訛里朮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

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宿與撤离喝黑鋒自同州渡

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南走為叛

兵所殺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

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天兵之集
兀术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宿至河中官軍
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沿
河安撫使鄭驥赴井死驥字潜翁玉山人元符三年
進士知溧陽縣有善政至是守死 金兵破潼關王
瓌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丙寅張遇犯江
州辛巳丁進詣宗澤降 起楊時爲工部侍郎兼侍
讀時入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乞脩
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不報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一 戊申一年

高宗二

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以葉夢

得為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

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

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

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

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

劉汲死節

趙伯振
孫默
郭贊

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戊子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為行在所令銀米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陴皆死鬪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而死壬辰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

張撟死節

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撟往救之撟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撟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撟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

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
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
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
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自去
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
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
以爺稱之 乙未金婁宿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未興
軍時京兆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畧使唐
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及金兵圍城重與守臣
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

唐重字公死節

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
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程迪提點刑獄郭忠
孝等八人俱死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大觀三年進
士忠孝字立之河南人嘗受易中庸于程頤以父任
補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換文資迪字惠老開封人父
博吉戰死以蔭得官乃又以戰死東平軍校孔彥
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
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歲拒之金人陷均州
守臣楊彥明遁去丁酉金人陷房州己亥張遇焚真
州祕閣脩撰孫昭遠爲亂兵所殺庚子張遇陷鎮江

韓浩
朱廷傑
死節

內侍誠不可與國事然能
辨奸亦自難得

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走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
振死之癸卯金帥窩里盟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判
朱廷傑皆力戰死之浩琦之孫也金人又陷青州丁
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爲盜賊者釋其罪己酉禁諸將
引潰兵入蜀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
世忠是月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時所在盜起汪
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
怒除名編管南雄州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
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慤薦之
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

向子韶死節

政不許豫忿而去。二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于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時，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酌酒于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

罵不屈遂爲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淮寧
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子
韶字和卿開封人元符三年進士 呂中曰當建炎
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
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旣沮故當時無連
衡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旣
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
惜哉 詔求使絕域者宇文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
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副之丁丑又以劉誨爲通問
使王貺爲副辛巳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

張嚴死節

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間風響應金婁宿旣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宵墮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檄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宿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宿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丁酉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宿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

陳遘死節

無謂

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屯河陽以待之翟
進得以其衆復西京粘沒喝道聞嚴死遂自平陸渡
河歸雲中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
執兵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衷
刃入府害遘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爲帳下卒所
殺粹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遘尸曰忠臣也歛
而葬之遘字亨伯永州人舉進士積官資政殿學士
再知中山罹害宋史列之忠義傳中 庚子河南統
制官翟進復西京宗澤奏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
使丙午遙授何棗爲觀文殿大學士陳過庭聶昌爲

資政殿大學士時棨已卒于金昌爲人所殺過庭在金軍中是月金婁宿陷鳳翔府守臣劉清臣棄城去又犯涇原經畧使曲端遣將吳玠逆擊于清溪嶺敗之金兵走同華石壕尉李彥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夏四月戊午宗澤遣將趙世興復滑州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韓世忠等兵戰于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朮復入西京尋棄去丁卯金人入洛州壬辰軍賊孫琦焚隨州癸未入唐州信王榛遣馬擴來奏事

是月以榛爲河外都元帥擴爲馬步軍都總管 楊
時罷時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時
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
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五月下詔
還京師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
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畧言祖
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
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
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
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

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
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
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
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乙酉，許景衡罷。時朝廷有大
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
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
洲，得暍疾卒。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景衡得程頤
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
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謚忠
簡。丙戌，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

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
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
義人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
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
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
進卷 戊子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 辛卯虜分道
渡河詔韓世忠宗澤等逆戰丙申以宇文虛中充金
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
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
金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

何至逆稱臣

虛中楊可輔劉誨王貺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
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時金國初建制
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
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
義結金人不覺也王彥部兵渡河屯滑州先是韓
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
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
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
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
後而不敢擊旣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

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癸卯中書侍郎張慤卒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如指諸掌在朝蹇諤而議論可否不動聲色時論善之 甲辰金婁宿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曲端爲河東

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涇
原兵旣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
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
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爲吳
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
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
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
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
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
不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婁宿還軍陷之 已酉秀

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
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六月癸亥建州卒
葉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
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丁丑詔江浙州郡練水
軍造戰艦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都
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
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方此虜挫銳於熙河奔北
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
高必大舉盍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

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京畿淮甸蝗 秋七月甲

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點刑
獄趙哲率兵討之 丙戌宗澤卒澤字汝霖義烏人

初舉進士退居東陽山谷間靖康初陳過庭薦起所
至剛正至是爲東京留守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
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
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
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
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
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

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
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
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
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
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唯岳飛仍爲留
守司統制隸充麾下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
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
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
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

忌功而高宗惑於儉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
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八月甲寅作御寶金之
入沐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存至是帝作
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
寶三曰書詔之寶 甲戌罷殿中侍御史馬伸伸自
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
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
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
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
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

南渡定案

携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寃之伸字時中東平人
弱冠登第學于程頤勇於爲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
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
奪道不可行也趙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
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
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
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軌譬人畏虎以肉
餽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
虎矣遂命子砥知台州浙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
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

李政
賀師乾元節
薛廣

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丁丑太上淵聖二
帝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
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
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
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
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九月甲申
丁進叛復寇淮西 癸巳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
之甲午金人再犯未興軍辛丑陝西節制司兵官賀
師範及金人戰于八公原死之丁未東京留守薛廣
及金人戰于相州死之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

卒。金將訛里朶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砦，遂會粘沒喝入寇。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幾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朶旣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粘沒喝共備之。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于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冬十

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爲扈從都副統制是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臯山破賊四砦馬驚墜擊爲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十一月辛巳朔貶提舉嵩山崇福宮李綱萬安軍安置壬辰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

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宿渡河謀知庶端不協
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
人先已乘水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
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
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
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
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
府王瓌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
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
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

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
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瓌將兩軍在慶陽
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瓌若不聽則斬以來
會瓌已去追之不及 乙未金粘沒喝訛里朶合兵
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
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
益急凡三十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金人
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 以太學生魏行可充
金國軍前通問使假禮部侍郎以行金人知其應募
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貽金人書警以不戢

自焚之禍且曰大國將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竟卒于金行可建安人計聞贈朝奉郎秘閣脩撰 庚子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 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收死之是月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剛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爲變張俊禽斬

之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
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
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
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旣破延安遂自
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
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宿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爲
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
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
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宿之子吳玠襲
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

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岳飛與金人戰胙城又戰黑龍潭

皆大捷飛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兵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憊懶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甲子金訛里朶攻大名

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未曰北門所以遮
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
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
判官裴億迎降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
未不從爲辭訛里朶遣騎召未謂曰沮降者誰未曰
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未罵曰無知犬豕恨
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皆殺
之已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
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爲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
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

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蠭
起潛善伯彥旣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
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
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
足慮者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
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
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戊寅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浚極言金人必來
請豫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而笑之命浚參
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兵民 召潘良貴爲左

司諫既見請誅僞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大爲汪黃所忌左遷工部良貴求去主管明道宮是年金始撰國史女真初未有文字粘沒喝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采摭遺言舊事以備國史

浙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一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二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二

巳酉年正月至六月

高宗三

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河北制

置使王彥致仕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

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

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

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甲申以路允迪僉書樞密院事 庚子盜張用王

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丙午金粘沒喝圍徐州知州王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張遇戰死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二月庚戌朔聽士

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壬子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鄜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惶，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鶚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

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李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已煙焰燭天矣。陵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衢州司刑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以呂頤浩爲江淮

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楊
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
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俊副之又命
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
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
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
用朱勝非計好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閣門祇候劉
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
行金婁宿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
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

降微言大罵婁宿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微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微言字彥猷衢州西安人少爲諸生負氣豪邁大觀二年應詔賜武舉及第至是與子岡同死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

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
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
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
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
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
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
然後又悔是爲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以胡
交脩直學士院帝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
強兵禦戎之要交脩䟽言昔人謂甌有麥飯牀有故
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

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
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
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
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
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
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
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
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
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
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以中興二百郡地

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
金餘兵復揚州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自知不爲衆
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
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
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
諫內侍言者隨陷以竒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
伯彥居位日淺論者猶或未減 以葉夢得張澂爲
尚書左右丞 贈陳東歐陽澈官仍恤其家官其親
屬一人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諫議大夫

直龍圖閣 三月己卯日中有黑子 庚辰以朱勝
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俊駐平江辛巳
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江東
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
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悞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
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
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
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 壬午詔王淵
免進呈書押 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
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

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
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
供帳遮道傳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
邪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
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傳等疑其由內侍以進
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
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
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
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門外梟
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人皆殺之履馳入宮白

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傳等擅殺之故中軍
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奏曰傳等不負國家正
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
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
帝憑欄呼傳等問故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
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潛善汪
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
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
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
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

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復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復與之傳即於樓下腰斬復齧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傳爲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佑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佑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

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

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
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
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傳等麾其軍
退於是皇子專即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
寧寺甲申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
聖宮大赦以張澂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爲御營使司
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爲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
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于嶺南諸州傳追還殺
之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尚書左丞
加傳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

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
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
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
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
矣傳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已
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
宣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
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
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
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

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
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
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
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
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會諫議大夫張穀遣所親
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
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
遁無驚動二宮此上策也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
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
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睿聖復辟

癸巳張浚命

節制司叅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舶又念傅等居中欲
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輜持書說傅正彥輜至杭
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輜約浚至杭
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聖復辟苗傅等謀
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
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讐不可不少
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
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陽 丙申韓世忠
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
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

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給傳曰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迂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轡往

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
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
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爲
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
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
等皆不受傳等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拒勤
王兵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迂之咨
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
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

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 癸卯呂頤浩

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
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
兵殿後討之 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

重事 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並同

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等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
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正彥等聞之憂恐不知所
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
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
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

鐵券傳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是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爲盜聚兵剽劫楚泗間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訛里朶還屯濱州粘沒喝歸至東平命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時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岳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王復故將趙立復徐州初金人破徐州王

復死之都虞候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爲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爲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己酉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炎命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

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
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
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向不被數矢者皆斬於
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
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
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
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遣統制王德喬
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撤簾顧浩浚等入城世忠手
執王世脩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
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賤

二人定案勝非知人

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
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
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
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
希孟皆貶 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
張澂路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
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
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
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
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

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
俱罷 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
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爲刺客徐問曰豈
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
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
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
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
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
答搆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
浚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浚後嘗於河北物

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麤矣孰謂世間無竒男子
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以呂頤浩爲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李昉爲尚書右丞鄭穀僉書樞密院事
甲寅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爲御前左
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 乙卯
大赦舉行仁宗法度應嘉祐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
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寬罷上供不急之物元
祐石刻黨人官職恩數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許
中外直言 丁巳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
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

還違者處以軍法。庚申重正三省官名曰元豐肇
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覆之。尚書
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
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
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
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
書門下侍郎爲叅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
爲一。以潘良貴爲考功郎。遷左司。呂頤浩謂良貴
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
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

才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知嚴州。以李邴叅知政事。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穀衛太后。壬申。立子粦爲皇太子。金人陷鄜坊。未幾。又陷鞏州。五月。戊寅朔。帝次當州。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

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
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
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
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此議季陵論浚
太專忤旨落職與祠 辛巳帝次鎮江癸未以滕康
同僉書樞密院事 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
起復朝散郎洪皓爲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
還雲中訛里朶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遺粘沒喝書
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
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仕

劉豫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
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
間願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
臣也目止劔士且爲皓請得流遞冷山 是月韓世
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
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
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
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
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
獻于世忠世忠悉械送行在下獄帝手書忠勇二字

揭旗以賜世忠

京西安撫使程興擊楊進殺之楊

進居鳴臯山北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

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死其黨復推劉

可拒官軍

六月己酉呂頤浩張浚以久雨恒陰皆

謝罪求去帝召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

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

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

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

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

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

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季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
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
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
將帥之權太盛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
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
至凌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
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爲戒矣比聞復
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
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
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

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
道宮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澣安奉後時不肅之咎
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
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
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鑾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
無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
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
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 丙
辰劉光世招安苗傅將韓侂戊午命江淮南引塘灤
開畎澮以阻金兵 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辛酉

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遍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

有所未至耳。丁卯罷右司諫袁植，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乙亥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禁。兀術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陷磁州。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二

浙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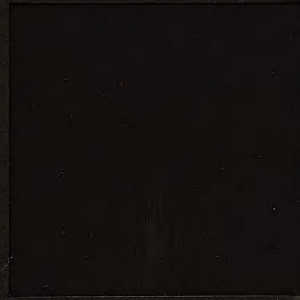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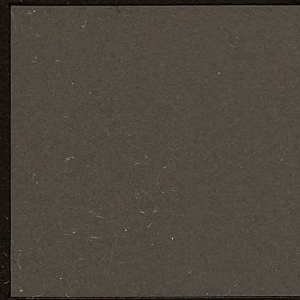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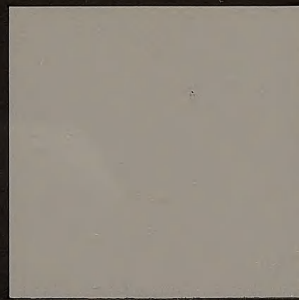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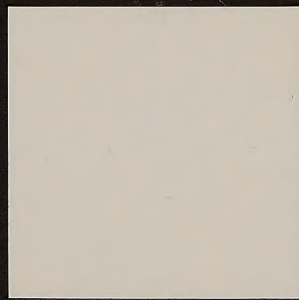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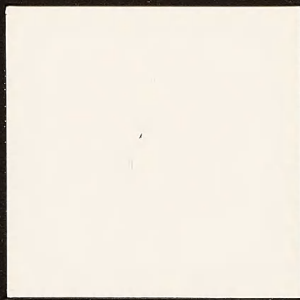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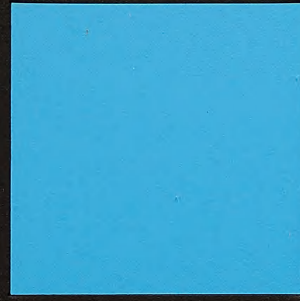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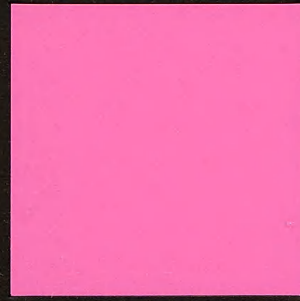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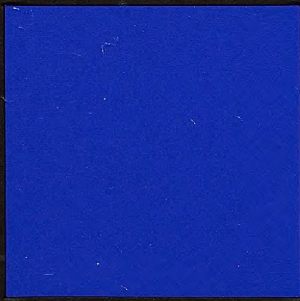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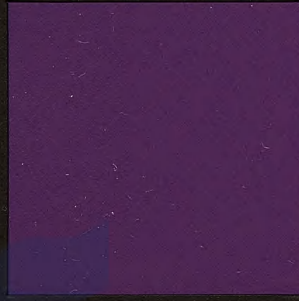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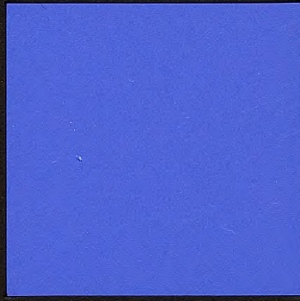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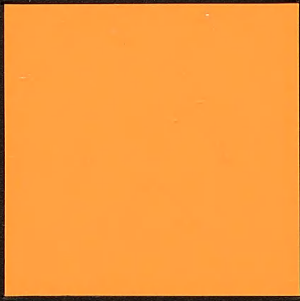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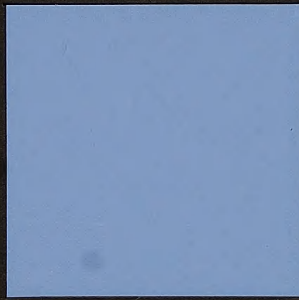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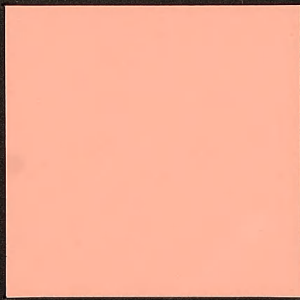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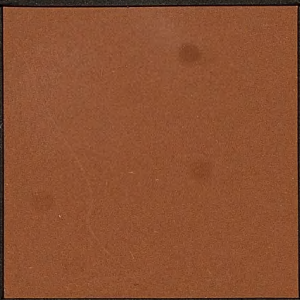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29989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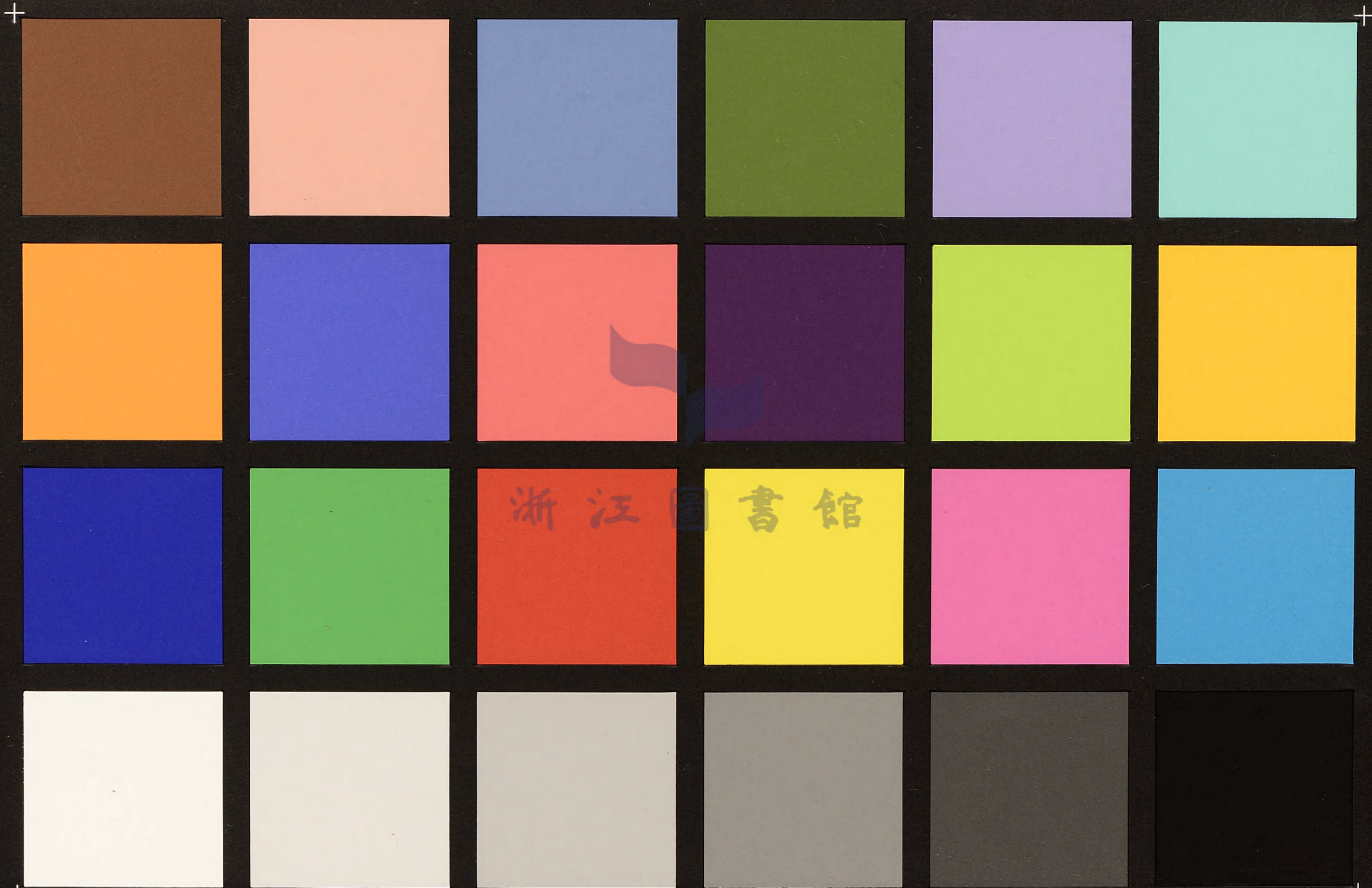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x.rite

100mm